

## 艺谭书藉

## 一门古雅爱好中的精深学问

——《翰墨云烟：关于金石书画及其他》

读后有感

沉羽

在当下,应该说金石书画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艺术类别,真正鉴赏研究的人并不多,但这里面又确实蕴藏着诸多文字、款识、纸墨方面的学问。阅读《翰墨云烟:关于金石书画及其他》(以下简称《翰墨云烟》)一书,能感受到那种由碑版印拓、书画艺术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韵味。

该书所辑文章,将金石碑拓、书画艺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涉及诸多名家名物及相关逸闻趣事。尤其作者对自己经手过的历代碑帖、书画,会结合文献考订,阐发一些独到的观点。对吴湖帆、施蛰存、白谦慎等人的碑版研究,张葱玉、张伯驹等人的古代书画考订鉴赏及徐森玉、谢辰生、王世襄等老先生为追索流逝海外的文物所尽的力量,作者也进行了介绍与论述。那么为何作者要在书名的“翰墨”两字后缀上“云烟”一词呢?想来,人生不过百年,倒是那些碑刻、丹青,可代代相传。然而即便能有机缘和财力将举世珍罕的孤善拓本、字画瑰宝收入个人囊中,相伴最多也不过几十年工夫,到底还是会风流云散,辗转他处。所以对于藏家而言,这些宝物仍是“过眼云烟”,而梳理、叙说金石字画的种种也仅是满足自身文化爱好的“云烟供养”。

提到“金石”,主要是指古代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铭碣墓志等的石刻文字。现在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能从小练就一手好字,会购买像《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这样的名家字帖,以为临摹之用。其实,它们就是石碑精拓的影印本。中国的碑拓艺术历史悠久,从甲骨金文、简牍石鼓、秦篆汉隶、“二王”传本、六朝墓志、隋唐碑版,直到宋元明清的名家墨迹,数不胜数。要鉴别赏玩这些博雅古物,需要有眼力卓绝的专家来分辨宋拓、明拓,清代的乾隆拓、嘉道拓,乃至近世拓的差别。这个过程,术语叫“校碑”。自由广蓄众本,才能从容甄校。我国的石碑艺术兴盛于汉代,唐代书法名家辈出,宋代金石学蓬勃兴起,李清照、赵明诚夫妇还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金石录》,到清代,朴学繁荣,连带着使研究金石字画也成为了一门显学。可古往今来,真正精美、完整的拓本从来就是珍稀之物。对“精拓”的要求是:字迹凝厚,墨色浑古,整张的全拓,包括碑额、碑阴、碑侧的拓印,释文注解,历代评注最好一一附录。可惜现实当中,大多数古拓,因年代久远,历经风霜,往往条分割损,失却原序。于石缝的裂隙之处,有的仅存半字,有的微露残笔……这些俱是人力难为的历史遗痕。

《翰墨云烟》的作者也在行文中讲述了部分书画法帖在国内外流转的曲折命运以及碑拓艺术离不开高明拓工的重要信息。《海外寻珍说碑帖》一文,就讲到了《淳化阁帖》几度零落、失秩,最终回归上海博物馆的故事。1963年时,在上海朵云轩管理碑帖的马成名先生发现了宋拓《淳化阁帖》的第九卷。这在当时属重要文物,马先生立即将之送到上海图书馆,由国家管理收藏。三十多年后马先生在美国华盛顿意外发现了同属一套的《淳化阁帖》第一至第八卷,及第十卷。可叹华夏奇珍,天各一方。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的价格,从海外购回残存于世的第四、六、七、八卷《淳化阁帖》最善本,虽然不能凑成“全璧”,但也是竭尽全力,收回国宝了。书中的《文人与拓工》一文则提到金石书画一方面离不开由文人士大夫阶层组成的广大爱好者群体,而另一方面似乎更离不开那些身负绝艺的碑帖拓工——拓工技艺的高下,会直接影响到碑拓质量的优劣。拓碑,远没有一般想象的那样简单,不是只要把纸往碑上一按,一抹,一揭就可以了;相反,要拓出富有神采的精美拓本,须由手艺灵巧的专业人士认真操作。否则墨色深浅不均,便非佳作。专家对精拓多有赞誉,如:“神气浑古”、“纸墨黝然”、“望若彝鼎”。所以即便是那些金石碑帖鉴赏大家,品评赏析是一把好手,若要亲手进行拓印,也不免会感到胆怯。

“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金石字画一类的艺术,也许离我们普通读者柴米油盐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不过偶尔翻阅一下诸如《翰墨云烟》这样具有高韬风致的书籍,还是很有意思的。仔细琢磨那些集聚沉淀了华夏文化的碑帖,确实能叫人心思沉静,世虑顿消。如施蛰存先生就曾在人生中那些不得已的闲寂岁月中,用心碑帖。他说:“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可见,赏玩古碑名拓,历来是文人陶冶情操、怡养性格、开阔胸怀的选择之一。

(《翰墨云烟:关于金石书画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版)

## 艺谭语丝

一本书的畅销,从图书市场的角度来看,自然是好事情;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畅销书,说明这本书有市场,能赚钱,但它的文化价值不一定能与它的销量所带来的光环相匹配。畅销书不等于精品书;说得刺耳一点,不等于好书。譬如一个老板,他很会赚钱,但没人会把他与好人联系在一起。“能赚钱的”与“好的”,在逻辑上是两个不同体系的概念,但在文艺作品中往往容易搞混,譬如畅销书,譬如票房价值很高的影片。 司马雪

## 艺谭观点

## 梁晓声“背对市场”的文学写作

杜浩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公布,梁晓声的《人世间》位列其中。

梁晓声说,“听到这个喜讯后,我比较平静。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情结,是向现实主义致敬的一种写作,也是向民间生活的一种致敬,更是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这些话,可谓说出了梁晓声几十年来文学写作的理想和追求。

迄今为止,梁晓声已创作了超过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很深的痕迹。

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熟悉故乡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生活,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生活,他更是感同身受。在《人世间》这部作品中,梁晓声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小说书写了周氏三兄妹的奋斗和选择,其中既有他最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的人生轨迹,也有哈尔滨50年来的发展变迁。他对自己熟悉的城市基层生活写起,然后一步步发散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和人群,勾画出一幅错落有致的世间百姓群像图。

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一个重要作品,不仅因为是梁晓声写的,不仅因为篇幅长,而是小说有力地刻画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时代变迁中的人物,他们一再向我们发问: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那些人,那些精神形象,是立得住的”。

梁晓声说自己写《人世间》,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向现实主义致敬。他要通过他笔下不同社会层面的人物,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愿望。“文学应该有力量温暖这个世界”,所以,“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

梁晓声的《人世间》,共计一百十五万字,前后经历了八年的写作时间。

这么厚的一套书,在这个视听时代,会有人读吗?有朋友提醒梁晓声,最好只有二三十万字,写那么长谁看呀?梁晓声回答:“《人世间》是我对家乡的文学汇报,是对家乡50年历史做一个小结。最主要的,我要用笔来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画一组群像,在书中呈现出我所熟悉的哈尔滨人的样子:豪爽、仁义。”就是要把《人世间》写成“一部背对市场的作品”,“畅销不是写作的唯一目的”。

如今,可说是一个“畅销书”流行时代。文坛上,一些作家的写作愿望,是当畅销书作家,当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他们的文学意识、精神意识,被市场意识、自我宣传和商业文化包装所取代,作家的文化身份、人格特质向商业作家、市场人格角色转变。这些畅销书作家,把为市场写作、为畅销写作,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点。

梁晓声曾说过,他知道怎样的作品能够获得商业化的成功,也知道加入什么元素、怎么操弄能写出畅销书,但他不愿去迎合市场。“越写年纪越大,写到70岁的时候,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人们到底喜欢看什么,我加进哪一些他们更喜欢看”,不觉得自己太悲哀了吗?

梁晓声秉承他坚守的文学创作原则,跟金钱的关系远了,写作当然就变得很纯粹了。《人世间》是要“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要“通过人物写时代。将时代与时代演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则史性一定程度在焉”。《人世间》中的人物,“写他们是文学的本分”。梁晓声认为,“我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写作、回报式的写作。所秉持的理念,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我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使我更愿在心性上向自己笔下可爱的人物靠拢”。

透过《人世间》,我们发现,梁晓声的写作为什么“背对市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永远不变的“文学情怀”,就是因为坚持“文学的本分”,坚守作家的责任和社会担当。

梁晓声写作《人世间》,是要“向现实主义致敬”,“向文学致敬”。那么,我们作为读者,不仅该向《人世间》致敬,更应向梁晓声致敬。